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一

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己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
臣等以借兵勦賊流弊孔多若只購買外洋船礮尚屬事
權在我即於咸豐十一年五月內奏奉

諭旨准行。遵即咨行各督撫欽遵。嚴辦。旋經兩江督臣曾國藩奏
稱。購買外洋船礮。為今日第一要務。臣等叢計此項需款
甚鉅。且與洋人共事。實屬不易。因著總稅司赫德。適值來
京。即將此項船械價值。水手身工。及一切經費。與之悉心
講求。仍一面妥籌鈐制之策。遲之人久。未敢率行驟辦。嗣
因甯波失守。髮逆已近海濱。並聞匪兌銀兩。購買美國船

破難保不乘機北犯。其時尚書趙光。御史魏睦。復有借
用洋兵勦賊。及請買外國輪船火器之奏。臣等以事機甚
迫。雖借兵勦賊。未可遽議。而購買船礮之議。尚屬中外會
同詳覈。赫德所論。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外國官阿思本
管理一切事宜。其礮手水手水師兵丁等項。用湖南山東
滿洲共中國人五百五十名。本未議及全用洋人。且有中
國官為之總統。尚無太阿倒持之弊。彼時審度時勢。難以
再遲。卽以上年正月起。先後奏撥銀兩。發交赫德趕緊辦
理。續據赫德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
李奉國在英國代辦。並請給劄該總稅司李奉國接于管

理。查前項船礮。臣等自奏明購買後。即經熟商將來輪船到後。一切軍械經費。並外國兵丁水手約束章程。疊經奏請。

飭交湖廣總督官文。兩江總督曾國藩妥籌辦理。並咨商江蘇巡撫李鴻章協同籌辦。其時臣等原議船中所用外國人。不過令其教練槍礮行駛輪船之法。而兵權仍操自中國。不至授人以柄。嗣據官文曾國藩奏稱往返密商。擬派總兵蔡國祥統轄。其配用楚勇。即由蔡國祥豫為派定。臣等覈與先派中國總兵原議相符。乃本年四月間。李泰國抵京。稟稱買定輪船。大小共八隻。以英國總兵何思本為總統。

其餘弁兵共六百餘名。並代中國與阿思本立有合同十三條。臣等閱其所募弁兵至六百餘名之多。已不勝詫異。及覈其所立合同。種種礙難。並不提及中國應派官弁兵丁若干。與赫德從前原議大相歧異。其時阿思本尚未到京。卽經臣等再四向李泰國嚴詞駁詰。相持幾至一月。始據議定由中國選派武職人員。作為該師船之漢總統。以阿思本為幫總統。均聽所在用兵地方督撫節制調遣。另立章程五條。奏

准遵行。其原定十三條卽作罷論。臣等一面函致曾國藩。以恭國祥既作輪船漢總統。必須有所依據。方能指揮自如。慮及

初上輪船時。所帶兵弁無多。恐不足以資鈐制。自應仍帶水師數百名。附於輪船左右。是輪船之內。既有中國弁兵。輪船之外。又有中國師船。毋論該輪船行至內江何處。均當拖帶偕往。明以壯聲威。卽暗以資防範。庶可副權不外假之實。嗣據曾國藩。至稱現議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符。並論中國師船。與輪船遠不相及。不若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曾國荃亦以江路已通。江邊之城。僅金陵省會。尚未恢復。然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埽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現文臣衙門議奏。臣等查

購買輪船本屬萬不得已之舉。今曾國藩既有早為疏遠之議。曾國荃又有不藉彼戰攻之語。則是有害無利。已屬顯然。若或勉強從事。中外將弁兵丁。恐終不能相協。將來勝則彼此爭功。敗則互相推諉。設一旦激而生變。於大局關係匪輕。現人接江蘇撫臣李鴻章來函。謂蔡國祥來滬面商。以為虛擁會帶之名。吳越一家。終不能相為附麗。乃其明證。是與其貽患於將來。不若請裁於此日。臣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至原買輪船礮械價值。現由臣等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士。轉飭變價歸還。其沿江沿海地方。仍請旨飭下各督兵大臣實力攻勦防堵。毋授外國以口實。以收自強。

之效。

恭親王等入奏。再洋人性情執拗。中國每倡一議。彼必故為不遵。以遂其桀傲之性。此次撤退輪船。若由中國發端。彼必藉口挾制。欲撤不能。並恐因此尋釁。貽中國以無窮之累。必先與之講論情理。處處引臣衙門所給李奉國劄文為證。不豫露撤退之跡。使其自然入我範圍。臣等前將李奉國與阿思本所立合同十三條。作為罷論。另與李奉國議立章程五條。明知阿思本到日。李奉國必主使辯論。以為嘗試之漸。正可因其嘗試。而與卜魯士講解原列文義。迨阿思本到後。果執合同十三條之說。謂為不應盡廢。

並恐憑卜魯士照會前來。臣等因將劄李泰國原文逐句逐字分別講解。斥為與原劄不符。是以不能照辦。備文照覆卜魯士。乃卜魯士接文後。卽況出美國使臣蒲安臣來臣衙門面商。臣等卽執定卜魯士照會內有何思本願將弁兵遣散之語。必允我遣散此項弁兵。方可議論別事。嗣蒲安臣與臣等會商數次。云卜魯士允為撤退。並欲將船破一並駛回英國。臣等詰以船破係由我備價所買。自應由我留用。據卜魯士云。此項船破乃英國朝廷之物。非買自商人可比。既不用其人。則船破亦應繳還本國。方能了結。臣等卽乘機告以買價亦應由英國交還中國。方昭平

允卜魯士亦允照辦。取具照會存案。但此項弁兵薪工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除自英國來至上海經費。於本年九月十八日截止。業由李泰國所領各款內動支。另飭李泰國報銷外。其九月十九日起。應找給九箇月薪工銀約十六萬二千兩。又回國一切經費。約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共銀三十七萬五千兩。飭由李泰國先向洋行借墊。卽日交阿思本兌收。以便迅速起程。免致逗留生事。仍飭各關勻作五箇月分交。李泰國兌收歸墊。惟此項經費為數甚屬不貲。然與洋人辦事。若不決斷於幾先。則該洋兵等稽遲起程。其繁費又不知虛糜凡幾。且反覆無常。是其

本性。若使為時過久。眾情生變。恐又有非數十萬金所能結事者。況此項回國經費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卜魯士允於英國應收二成扣款內。屈下結之期。先行如數劃出。至中國豫收另送來英文劃據一紙。並接其照會。言明俟輪船變價後。始由英國扣還歸款。是輪船破械將來變價若干。雖未可豫計。而現收卜魯士銀二十一萬三千兩。即係船破變價之款。其英國如何變價。阿思本乃原經手之人。仍責令經手變賣。至阿思本此次管帶人船回國。必須事妥協。方免彼國退有後言。不得不豫作牢籠之計。現擬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飭於船破變價內劃收。阿思本感

激稱謝。卜魯士來文內。亦有中國厚待之語。此後當不致
另生枝節。雖此項經費為數甚鉅。素之可惜。然臣等防患
未然。不敢稍涉拘泥。因惜小費而誤大局。惟李泰國辦事
刁詐。以致虛糜鉅款。實難姑容。現由臣等將其革退。不準
經理稅務。該夷狡獪異常。中外皆知。屢欲去之而不能。今
因辦船貽誤。正可藉此驅逐。並與卜魯士言明。如李泰國
敢於不遵。希圖挾制。即由臣等照會卜魯士懲辦。其總稅
務司一缺。另派赫德接手辦理。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博採眾論。請撤退
輪船。以杜流弊。又密陳撤退輪船詳細情形。將李泰國革退等

摺片。並鈔錄曾國藩李鴻章信呈遞。覽奏均悉。採買輪船一事。前經內外諸臣詳議。不惜重價。原期利器歸公。操縱由我。使外洋頓失所恃。總理衙門因需款甚鉅。且駕馭洋人不易。遲久未即議行。嗣因甯波失守。海口設防。九洲尚未克復。髮逆亦有購船之說。不得已奏明委辦。並將代買輪船之事。奉國所定十三條駁正。酌改五條。奏明行知各省。乃此次管帶輪船之阿思本到後。李奉國忽將前次議定業經奏准之五條。背而不遵。仍將駁正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定欲照辦。此十三條與劉飭赫德李奉國原文。設立合同之意不符。總理衙門正在與之駁辦。適據曾國藩呈稱。前此奏准配用楚勇。並無專用洋人之

議。若蔡國祥另帶中國師船。不得為輪船之主。則是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現在蔡國祥已另募水勇。自為一營。擬俟阿思本輪船到後。察看虛與委蛇。如其意氣凌厲。不如早為疏遠。或竟將此船分賞外國。不索原價。折其驕氣。曾國荃亦奏稱。江邊僅金陵一城未復。長江水師。帆檣如林。與陸軍通力合作。定可剋期掃蕩。實不藉輪船戰攻之力。並因輪船所需經費甚鉅。請裁沿海水師。節省餉需。以資酌劑。李鴻章復函稱。蔡國祥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

藉得實際。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各等語。均屬確有見地。現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卜魯士等反復會商。因阿思本有遣散弁兵之語。卽就其說。併將輪船撤退買價。仍由英國交還中國。卜魯士亦允照辦。惟弁兵薪工及來往經費。議由中國備給。並另賞阿思本銀一萬兩。該使臣等驚愕之餘。繼以感激。此項薪工經費等項。雖糜費較多。然此後每歲省近百萬。且免日後另有要求無厭之請。辦理頗為決絕。亦欲以折服外國虛憍之氣。且輪船價值。該公使既允為扣還。亦未至全行棄擲。至李泰國之為人本極刁詐。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辦船貽誤。遽行革退。藉此驅逐。其總稅務司一缺。派赫德辦理。且看

該稅務司能否稱職。再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該督撫等察看具奏。隨時辦理。至輪船既已不用。中國必須力求自強之策。曾國藩前稱兵力不足。在陸而不在水。曾國荃李鴻章亦均有不願借資輪船之意。若曾國藩李鴻章激勵水陸各師。整飭船政。務期精益求精。使江南地方漸次全復。即外國亦必羣相懼服。不致有所藉口。至輪船入江。拖帶鹽船。有害無利。並著嚴行禁止。曾國荃前奏請裁沿海水師。節省經費一摺。即著無庸再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摺片二件。著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去年總稅務司李泰國在英國奉到貴親王劄

文。飭令採買輪船大礮軍械。並令其延請本國官弁招募兵丁。以便統帶輪船兵弁。與中國

大皇帝出力報效。該總稅務司奉到劄文。即在本國延請水師總兵阿思本總司其事。是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立有條約在案。茲據該總兵來文。內稱現在貴親王不欲准照該總稅務司與阿總兵所立之約辦理。該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等因前來。查該總稅務司與該總兵在本國採買輪船等物之時。我國家秉權大臣亦曾襄辦。且深知管帶所買輪船之人。又係結實可靠。聲名甚嘉。是以准其隨便採買。本大臣因知其故。理合即將此事情形。報明我國家

請示船隻等物。應何如辦理。並已飭知該總兵將所有船隻火礮軍械暫留。候示遵辦。為此照會。

給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接到貴大臣照會。論及中國採買輪船礮械一事。查此事前因中國自行派委赫署總稅務司採辦。是以未將一切詳細情形。向貴大臣煩瀆。今既准貴大臣照會。論及此事。應將此事原委告知。查上年署總稅務司赫德。在本衙門叢議。輪船應派武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阿思本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湖南人二百名。水手山東人二

百名。水師兵滿洲人百名。送藥仔滿洲人五十名。當將所論一切開具清單。面行呈遞本衙門。覈其所呈。實與中國有益無損。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卽經劄行赫署總稅司。並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卽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照辦去後。嗣據赫署總稅務司呈稱。購買船廠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李總稅司持以為據。本衙門當以辦理此件。既有前次原呈清單。業經劄行該署總稅務司。無論轉託何人。自能照辦。復據赫署總稅務司聲稱。前項

清單係已定之大約光景。專言中國兵丁數目。尚有外國
應坐各船之武弁礮手水手等。應支俸工錢各款合同。
須李總稅務司在邀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本處以赫署
總稅務司與李總稅務司同辦一事。赫署總稅務司既承
辦在前。則李總稅務司接辦。自必與赫總稅務司所呈無
異。即經按照赫署稅務司所擬。繕劄給交。比及李總稅司
到京。呈遞申陳鈔粘合同十三條。與前赫署總稅司所呈
大有歧異。覈其所議。即如傳奉

諭旨。亦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傳諭。則未能遵行等
條。據此。則中國費數百萬之帑金。竟不得一毫之權柄。當

卽據理辯駁。另行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與李赫兩總稅務司商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始將五條辦法及用款一切。繕摺具奏。恭呈

御覽。奉

旨准行。自奏准之後。每月用款及購買各款。俱經按照奏定章程。逐款支用。既經奏定章程。月支鉅款。眼見船到功成。無可再議。乃此次該總稅務司忽將當面議定已經奏准之五

條。皆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倘令照辦。查此十三條。不獨與赫署總稅務司所呈原單不符。卽與本爵恩

次劉行李赫兩總稅務司之原文。及今立合同之意亦均不相符。是以本衙門未經允准。况彼時既當面定明照五條辦理。奏准後。該總稅務司已接收奉

旨允准。劄文按照五條定款支領俸薪數月。何以擅違

諭旨。視同兒戲。貴大臣與威參贊嘗言中國兵權不可假與外人。

是中外道理相同。至今本爵猶喜貴大臣等識見之超卓。

持論公允。不似該總稅務司之意存扶制也。此事因貴大

臣照會前來。是以不能不詳細照覆。惟貴大臣平心衡論。

自必了然也。計照錄赫署總稅司面呈清單一件。劉赫署

總稅務司彙一件。劉李總稅司彙二件。李總稅司申陳合

同一件。與李總稅司當面商定後奏明五條一件。統希貴大臣詳閱。為此照覆貴大臣查照。

給英國照會

為再行照覆事。中國購買輪船一事。既據阿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本爵應將李泰國與阿總兵所立十三條中國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指明。開列於左。

一第四條。凡

朝廷一切

諭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國轉行諭知。阿思本無不遵辦。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遵行。查阿總兵並非李泰國屬員。何以必

由李泰國轉諭始能遵行。本爵原劄李泰國文內祇云此船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並無該船總兵必歸李泰國傳諭不准別人傳諭之語。若照此辦理則中國為其束縛。本爵原劄內並無此意。是以不能照辦。

一第五條如有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則李泰國未便轉諭。查阿思本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思本不得通氣。必致貽誤大事。自然不能允准。

一第十條李泰國應即日另行文支領各員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刻下在英國姑以所置

各船及各兵器等件。暫為質押。查此案是李泰國不能相信本衙門各大臣。本爵又豈能相信李泰國一人。遽以重資交付。况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所以未能照准。

以上三款皆與中國有礙。且與原劄不合。其餘窒礙尚輕之處。毋庸一一詳指矣。

本爵會同本衙門各大臣。覽該合同十三條。多與中國買船本意不符。今阿總兵既欲將所募兵弁遣散回國。本爵深謝貴國派給修好各船之睦意。特遣官員駛來中國。並謝阿總兵勞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

國今阿總兵與各武弁水手人等。中國自應給發各人米往辛俸及雜項碎用。以回國之日為止外。另送阿總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統在輪船變價內付給。至中國已費原買輪船火礮軍械各銀。並請貴大臣代立善法。俾得交還中國。以清

朝廷庫款是荷。至此船既不歸中國使用。所有該船現用中國旗幟。併希代為撤銷。其本爵劄李泰國原文。貴大臣前已閱悉。今特擇其要語。一並詳解明晰。鈔粘附送貴大臣查閱可也。

今將本爵劄李泰國原文擇其最要者。講解明白。分列於

後。

一劇內所云署總稅務司赫到京呈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壽在英國代辦等語。查中國購買船礮。本衙門與赫德原議。除阿總兵而外。再延外國武弁七名。其餘用湖南山東滿洲人。現有赫德親筆所書單據為憑。並無募用外國兵丁多人之說。赫德既經呈稱一切事宜。已行文李泰國在英國代辦。是本衙門與赫德所議一切事宜。赫德已行知李泰國。確有可據也。

一劇內云。有最要三項。一購買輪船。並各船內應用之礮藥煤斤。以及各項零星等件。一邀請應坐各船之武弁。招

募礮手水手人等。以及立定各項之合同。一酌留所需銀兩。以便照各項合同發給俸祿工錢。以及將來備賞各款之用。以上三項支發。均交該總稅務司一手經理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礮手水手之工錢。劉大明顯之至。並非別事。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亦非別事。

一劉內所云。所有各關抽收銀數。將來陸續交付署總稅務司赫。仍由署總稅務司手。交該總稅務司李。查收支用。一切均責成該總稅務司一人專理等語。查一人專理者。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

一列內所云。中國需用此項礮船甚急。務即迅速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等語。查聽候撥用四字。係聽候本爵撥用。其文義。婦孺皆曉。李奉國並未遵照原劄。將聽候撥用之意。議入合同。反將未飭議辦之事。轉列入合同之中。是以不能照其合同辦理。

英國照覆

為照覆事。兩次接准貴親王來文。內開。將所立十三條。不能照准緣由。特為詳解等因。並所錄粘單均已閱悉。查近日商辦輪船之時。本大臣未經參議。係貴親王明見所悉。此事與內地治國之道。甚為相繫。自應歸中國主持。他國

不得與謀。况此事業已講求許久。討論甚詳。本大臣既知
貴親王立意不行。若仍希必須照辦。則與本大臣承准本
國諭辦中英交涉事件之意。不相脗合。且英國以為中國
必已照准。合同辦理。是以准為購買船械。延請武弁。招募
水手。但此項船隻與中國助戰。非立此等合同。不能承辦。
若中國謂此等合同斷不能照准。則英國亦本無令中國
照辦留船之意。是以來文所云。不能照准緣由。本大臣不
為論及其事之是非。亦非本大臣所應借議。所惜者此項
船隻於英國起程以前。未能將辦船之委曲情形。通知貴
親王。設當日早為通知。豈不省卻若干費用。並可免諸多

窒礙之處。此本大臣之中心抱歉。不能自釋也。為今之計。自當與貴親王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能辭其責。至貴親王優給所延武弁及水手等。其公厚之意。本大臣心中羨悅。亦應提及。第該武弁水手等。應支俸辛工食銀兩。或以回國之日為止。或以英國明年八月三十日為止。未知合同內如何立意。本大臣無豫先斷定之權。惟本大臣不欲貴國多費銀兩。是以已向阿總兵言明。俟伊歸國之日。即尋才能出眾深明法例之人。為之斷定。當日所立合同。應以何日為止。即行遵照支領銀兩。併告以此等船隻變價。應以至昂者為準。變價後。除扣除經費。

外。即將銀兩交還中國。貴親王果能相信。何總兵令伊代辦此事。該總兵因貴親王待伊如此優渥。自必能盡力經理。以副貴親王相信之心。此本大臣可保其必然者也。至辦結此事。所有經費。尚恐一時難以籌備。本大臣擬卽劄飭領事官。於下次二成扣項中先為墊發。統俟於輪船變價內扣還。本大臣深知我國國家東權各大臣。聞悉貴親王辦理此事。至優且備。亦必能幫同何總兵將此項飭辦之事。妥為完結也。為此照覆貴親王。查照可也。

譯出卜魯士刺銀字據

所有輪船回國。尚有應需款項。希飭該總稅務司先為墊

發。俟下次三月一結之期。由二成扣款內歸還。

曾國藩來函

購買洋船之議。始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之杪。國藩於七月十八覆奏。稱爲救時第一要務。蓋不重在勦辦製造。而重在陸續購買。據爲己有。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原奏所云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配用楚軍水勇。原期操縱自如。指麾由我。旋於元年冬。奉到九月二十九日

密諭。以外國船礮明春可到。飭令豫派將弁水勇。迅速具奏。國藩於十二月十二日覆奏。派蔡國祥統轄七船。咸永清等各

領一船。申明前議。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舵司火。其餘卽用楚勇。由蔡國祥豫為派定等語。欽奉。

諭旨。所籌甚為妥協。是前此並無專用洋人之議。卽赫德所呈原單。參用山東湖南八旗之人。亦無多用洋人之意。故虞日奉。

旨俞允後。卽派蔡國祥赴湖北募勇六百餘人。與官秀峰節相商。定一切。其經費則鄂皖各出一半。奉聞卽已募齊。專待輪船之至。等候數月。始奉到五月二十三日寄。

諭。內附錄章程五條。有隨時挑選中國人上船學習。並非在船常住。已與奏准配用楚勇之案不相符合。茲又承准七月十

八日大督蔡國祥仍須另帶中國師船與輪船同泊一處。其輪船水勇已在外國雇定。毋庸添募等因。則更與購船之初意。自相違戾。購船云者。購之以為己物。今中國之將得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帶中國師船。則蔡國祥仍為長龍三板之主。不得為輪船之主矣。輪船之於長龍三板。大小既已懸殊。遙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處。譬之華岳高聳。眾山羅列。有似兒孫。洋人本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偏處可怯之地。及至約期開行。彼則如箭如飛。千里一瞬。此則阻風阻水。寸步難移。求其拖帶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聽我號令。以為

進止哉寄

諭所示。悉由中國主持。竊恐萬辦不到。其勢使之然也。故自接到輪船章程五條之後。條經月餘。反覆籌思。徘徊莫決。欲遵從則未收購船之益。先短華兵之氣。欲不從則業經議定。奏准之案。未便輕於失信。想貴衙門與李奉國集議時。必已百端辯詰。舌敝唇焦。既欲兵柄之歸我。又不欲本意之全露。即前此惠書所謂有謀人之心。而不使人疑者。其苦衷蓋可想見。而彼則扶制恫喝。持之愈堅。萬不得已。隱忍而俯從其所請。國藩本為疆吏。敢不仰體。

朝廷深意。委曲求全。現今藝國祥將已募之勇遣散四百。酌

留二百。仍住長龍三板。自為一營。將來輪船到時。不遽以漢總統自居。亦不遽與灣泊一處。且與阿思本往還交際。詳細察看。如儀文不甚踞傲。情意不甚隔閡。然後虛與委蛇。漸擇同泊之地。徐講統轄之方。若彼意氣凌厲。視輪船為奇貨可居。視漢總統如堂下之廝役。倚門之賤客。則不特蔡國祥斷不甘心。卽水陸將士。皆將引為大恥。是又不如早為之謀。疏而遠之。視彼七船者。在可有可無之數。既不與之同泊。亦不復言統轄。以中國之大。區區一百七萬之船價。每年九十萬之用款。視之直輕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將此船分賞各國。不索原價。亦足使李泰國失其所。

恃而折其驕氣也。現聞此七船尚未到滬。船到之日。李奉國是否別有要求。尚未可知。彼若翻覆無定。更改前議。敬求貴衙門另與籌商。或於七船之中酌撥數船。與阿思本統帶。配用洋兵。撥數船與蔡國祥統帶。配用華兵。亦是一法。若前議一成而不可改。則國藩所謂虛與委蛇。疏而遠之。兩說者是否可行。求賜訓誨。

李鴻章來函

洋船濟賊之事。疊准咨照。行知各處。一律嚴禁。惟濟賊苟無確據。及形跡介在疑似者。當止照船貨入官之例。拏辦。誠以洋人以利為命。其護船貨之心。不輕於畏死之心。此

法已足以示懲禁。前次咨行中已分別議及。當不至有過與不及之處。致煩慮。鹽船不准由輪船拖帶。每處持議甚堅而正。欽佩無似。前此外間屢有陳請。大抵以鹽船之利於拖帶。不在乎長江之通與否。而實藉其駛行之速。以赴市價之早晚。爭先銷售。又往返轉運多得數次。其便益在此。而軍營籌餉之為急就章者。尤以為宜。究之此途一開。非特洋商效尤。奪我利權。即貨船拖帶。無從查禁。其暗虧各釐卡收數。亦得不償失之道。現經曾中堂與鴻章嚴申禁令。九江鎮江各關道設法查辦拖帶之弊。業已停止。儀徵場鹽聚集處。亦未聞有洋人明目張膽。在彼細運。

堪以仰慰遠懷。李泰國所購兵輪船。聞有四隻到滬。未據報知。無從過問。赫德到關後。亦未來謁。其帶兵官阿思本。聞已進京。尚無回滬消息。會帶總兵恭國祥。月前因公來滬。與馮章面商。虛擁會帶之名。毫無下手之處。仍目回皖。原議以中國人充當舵勇。恭國祥先已募勇數百。嗣因輪船無可容足。又議另立師船。其與輪船依護。究之一家。吳越。小大異形。強弱異勢。終不能相為附麗。曾帥已飭令遣散矣。此事未知作何究竟。馮章前議三難。陋妄之見。幸邀鑒察。每思所以約束鈴制之法。求如明諭能使永為中國自有之船。不致轉而為李泰國霸踞之船。即緩急亦不無

可恃。而事勢處此毫無把握。倖徑莫釋。議者或擬送還外國。以省糾纏。或擬調巡沿海。以資控馭。或借以載運鹽米。上下長江。出入津洋。收其餘利。藉得實濟。似皆可說而不可行。彼亦何能由我調度。至李泰國所言捕盜輪船。不能應用。與白齊文搶去輪船兩事。信如尊論。不過以此藉口。欲將各項輪船盡歸伊管。專擅中國兵船之權。請攝欽捕盜原委。而後詳陳白齊文之事。以釋蓋塵。緣捕盜局舊有二輪船。一名天平。一名鐵皮。係沙船號商公製。船堅礮利。猶可合用。經前關道吳煦借與法國兵弁。及華爾白齊文霸占不還。捕盜遂廢。鴻章蒞任後。以次索回。時資以裝載。

兵勇軍火餉項。來往協勤。頗得其力。泊福山克復後。派該船周轉巡洋。逐日駛泊。俱有旬報。鴻章隨時查察。毫無別項私弊。李泰國所言非事實也。白齊文投賊之初。聲言將為賊覓購輪船。鴻章持之益急。不敢來滬購辦。遂在黃浦泖澱狙伺剽奪。適敵營鑄造礮兵官英人麥格理乘坐高橋小輪船回松江礮局。行至松城外豆腐濱。麥格理以事登岸。白齊文帶數十人竄上輪船。搶駛而去。麥格理回追無及。此六月間事也。白齊文既屢為我軍所敗。曾展轉道意。願得免拏辦。即率眾洋人投降。鴻章姑應之。而益嚴備之。八月二十九日。白齊文復隨忠逆大股撲犯大橋角。先

以炸礮燬我師船七隻。奪去十餘隻。遂圍攻陸營。李鶴章自張涇橋急行四十里往援。營官周壽昌拚死伏岸下。以火箭射入輪船藥艙。立焚其船。即前所擄去之高橋輪船也。燒斃洋人數十名。賊大敗遁。忠逆疑白齊文為官軍作奸細。怒而囚之。戈登宛轉引出洋人四十餘名。白齊文隨亦逃出。戈登及英國繙譯官梅輝立。皆以淮降在先。為之解免。鴻章深知外國人最無信義。卻人最護臉面。如鈞示所稱。蒲使深以此事為恥。固不可得而明誅也。當即知照各領事。白齊文既悔罪來歸。赦其已往。宜速勒令回國。嚴加管束。毋任逗遛上海。現據法領事覆到。允即轉致美領

事照辦。而美領事西華向不公。不齒於人。首願以白齊
文投賊為是。中國駁辨為非。吶吶中辯。今白齊文投賊。不
加重罪。但令遣回本國。似屬情至義盡。未知該領事肯認
真。進辨否。尚祈貴衙門據咨照會。蒲公使嚴為督催。無任
感企。至常勝軍餉實皆按期給發。其每月格外浮閱雜款。
不得不酌予裁抑。懲整難盈。或有不能如意之處。究之正
款已糜費不貲。固因其礮火劫勦。不無得力。亦借以羈縻。
不致暗為白齊文之行事耳。即如江陰及大橋。月諸役。為
自來未有之惡戰。何嘗借助洋兵。惟中外交涉之區。蘇州
未復以前。常勝軍未可遽撤。致生他變。至洋人投賊。有害

無利。此次陸續投出者。皆以賊中為陷。白齊文伎倆已窮。此後外國人或能以為鑒戒。不再起意助賊。亦足稍慰厘系。什威禮隆接辦實軍。既作罷論。自未必代購銅礮。如仍送來。當遵諭酌量辦理。柏使所寄實德棧信件。已遞去。勒日尼色初來滬時。自高聲價。所欲甚奢。鴻章故淡漠相。遇以折其氣。前已緘陳在案。嗣復來央求留營投效。監鑄開花大礮。鴻章因貴衙門成約在先。未便堅拒。議定每月薪金五百元。仍先回國購置器具。並覓工匠數人。年內外或可返滬。開局試辦。究未識其手段何如。能否合用。屆時察看妥辦。再當詳布。

甲申。駐藏大臣滿慶幫辦大臣恩慶奏。汪曲結布求代遞奏書。內稱藏界東路法國羅勒拏著法日等為恨。西藏官民不令其來藏。與瞻對工布朗結句成一氣。該羅勒拏於今春派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要買人心。並揚言瞻對工布朗結原與前藏鑾家為仇。並不取欺陵漢官漢兵。且四川總督亦無攻打瞻對之文。此係西藏漢番官員假冒。

聖旨。要除瞻逆。你們全不可聽信等語。巴塘正副土司被其誘惑。已投瞻逆。該羅勒拏又至江卡。聲言景大人處已奉

諭旨。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羅勒拏永遠管理。凡有

天主教之人進藏。一概不准阻止。後派劉姓仍往鑪運茶。以買人心。據江卡營官稟報前來。因此藏地人心不安。是羅勒拏之故。違和約。謀取前藏。已有證據。再查羅勒拏自道光二十六年。即由西甯滙入。經前駐藏大臣琦由藏解交川省。轉遞廣東。今其自回本國。不料羅勒拏又由廣東繞至雲南。潛入藏屬之們空地。方居住。嗣該國與我

朝講立和約。雖准其各處傳教。未准其干預公事。該羅蕭二人。由們空出首。即在巴塘江卡察木多一帶。自稱大人。更帶有四川無賴之徒。劉姓等。假充官長。幫同作威。既藉故訛詐蠻民。又怙令漢官。與他治服蠻民。所以西藏僧俗官

民間知羅着二人如此恃勢橫行。若聽其來藏。勢必賄買漢蠻人等均隨他教。西藏本係

國朝廣興黃教之地。而藏界西南所屬哲孟雄。拉達克各處均與披楞相聯。披楞即英國之別名。前因法國傳教之人。有由川入藏之信。該披楞即在哲孟雄各處豎旗聚兵。定要來藏通商。祇候法國之人。由東至藏。披楞即由西南而入。細查該羅着二人。誓要來藏之意。名為傳教。實欲善取西藏。彼二國所要取西藏者。其意不在西藏。彼一得西藏。至鑪。萬里山河均歸他人。彼等得與四川聯界。一合其與川聯界。內地恐無安靜之日。所以聞藏官民。誓死不令其

朱藏之本心。非敢故違和約。實為

國家保全地面。仍望賞准設法阻擋。不令羣姓一千人來藏。方免後患。况法國來藏傳教一事。業經駐藏大臣奏奉諭旨。不准來藏。川督亦通行各臺。遇有法國違藏之人。務要善言勸阻。令其自退。為此合詞叩懇。達賴喇嘛轉邀

天恩。俯念西藏僧俗愚蠢無知。飭下四川督臣。並轉飭鑪廳文武。日後遇有領票赴藏之漢人。及隨差來藏之兵役人等。務要嚴密稽察。如有已入天主教之人。一概不准給票出口。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滿慶等所稱東路法國羅勒拏着法日等。於今春派無賴劉姓。由鑪城運來茶包。在巴裏一帶散給漢兵。

要結人心。並捏造謠言。誘惑巴塘止副土司投赴瞻邊。是否有
此情事。著崇實駱秉章查奏。又羅勒拏等聲言景紋奉有諭旨。
將前藏所屬之擦瓦博木噶地方。賞交伊等永遠管理。凡有天
主教之人進藏者。不准阻止等語。如果屬實。是該教士假傳詔
旨。殊屬可惡。除諭令總理衙門向法國住京公使據理駁斥外。
著崇實駱秉章嚴飭沿邊各屬。認真查察。如有內地傳教之人
潛赴藏地者。概行截回。毋令乘間偷越。披楞因法國有入藏傳
教之信。亦欲來藏通商。其意實屬叵測。廓爾喀於去冬遣人來
藏。復修舊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願與藏永作藩籬。著福濟等
乘勢利導。飭令廓爾喀等永敦舊好。嚴密防範。以杜披楞窺伺。

之心。

又

諭滿慶恩慶奏羅勒等意欲入藏傳教。西藏官民力阻其行。其見悃忱。本日已諭知崇實駱秉章等遵照條約設法攔阻矣。其披楞西人之語尤宜先事豫防。現在廓爾喀雖已修好。其西北各小部落亦甘與藏永作藩籬。而邊備仍不可一日懈弛。著滿慶等督飭汪曲結布等妥籌防範。不得稍涉大意。

壬辰伊犁將軍常清奏竊查自哈薩克鐵色克等勾結俄人。越卡尋釁以來。領隊大臣等差派四出偵探。傳說浩罕發兵八千。尋俄人打仗。人以鐵色克此次為伊等出力。現

已封王。等俱置之存疑之列。總以嚴守卡倫。不使俄人侵
占。禁止我兵毋得出卡貪功。為俄人藉口。此為第一要義。
其西北一路。有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及圖庫爾分營為持
角之勢。防堵照常。連旬並無交仗之事。惟西南一路。係前
任領隊大臣已哈善在彼帶領兵勇紮營。茲據呈稱八月
初六日。據總管德格都報稱。督率馬隊準備一切。進行至
喀爾奇拉河地方。瞭見俄人排隊回向相持。開施槍礮。我
兵正在分隊前進之際。適續撥兵勇礮隊已到。繞從俄兵
背後開礮。傷斃賊匪數名。內有穿白衣者。並槍斃賊馬三
匹。該匪支持不住。向西敗竄。管帶遣勇佐領以及成員帶

領兵勇緣營破位。係在南山灣遇賊。齊聲發喊。向前開礮。賊即奔竄。亦未窮追。各等語。等查俄人不候分界。輒同哈薩克等深入卡內。肆意弄釁。該國使臣是否知悉。總不能得其確實。緣臣蘇勒官雖哈勞萬端狡譎。一切皆其主使。等連次行文咨與西悉畢爾衙門。總不能出伊之手。無不擅行折閱。任意咨覆。其筆蹟口脛。前後覈對。適相符合。前兩次行文與西悉畢爾衙門。詢其送兵情由。即恐墮其術中。俱由塔爾巴哈臺轉為咨送。茲據明緒咨來。該國西悉畢爾回文。等折閱之下。似仍係雜哈勞所擬。即如所稱哈薩克布魯特等為伊國所屬一語。實屬欺蒙無理。况和約

內並無哈薩克布魯特屬與該國之語。可否仰祈

天恩。將此節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使臣。使知所言
過謬。及早息兵。若由等照會該國。則仍為雜哈勞所阻
抑。不能達到。至咨文內種種狂妄自大。以及誇過於等。黃
言巧飾。希冀聳聽。等毋容與之辯論。至該俄狡獪情形。早
已表明在前。決其必有如此伎倆。難逃

聖明洞鑒。謹照原咨譯漢。恭呈

御覽。

常清又奏。竊查俄人雖退出卡外紮營。而四出窺伺。且有
哈薩克為之驅使。其從逆著名之鐵色克。又未離其左右。

種種狡猾。不敢稍弛防範。致有疏虞。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在西北博羅胡吉爾紮營。團庫爾在吐爾根紮營。以為後路聲援。兼護索倫營房。前任領隊已哈善在西南鄂爾果珠勒紮營。前曾添派兵勇嚴為堵禦。茲據已哈善呈報七月十四日。俄人在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敵。幸我兵未被暗算。兵勇併力驅逐。俄人退敗。探得該匪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伯克在山內為之主謀。該領隊等相機防勦等情。茲俄國頭人在各營遞字云。該國商人欲進卡倫貿易。人云該國王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不准伊等再行打仗。意欲求和等語。竊思該國既稱棄將滋

事之人。叫同治罪。是該國自知蒙由已起。已屬昭然。乃越日。遞字。又復強橫。與前不符。後又暗中寄與不肯隨從之哈薩克。布魯特。私信。勸伊等不可內附。而歸罪於錫伯索倫兵丁。且稱與

大清國多年和好。窺其用意。分明畏錫伯索倫兩營強勁敢戰。故為此挑唆之語。果誠心和好。何不將兵隊撤退。任聽我兵。揜挐鐵色。充我

國自然罪兵和議。今俄人反復無常。僅空言和好。並不撤兵。又未見該國大官文書。其屢次遞字。不知出於何人之手。復作字暗中。句結善良。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僕輕聽其

言將兵勇撤退。彼或做克商人貿易。驟然來盛而入。所聞
匪淺。特飭令各營帶兵領隊大臣。加意嚴防。勿墜其術中。
並令軍營之營務處。作為己意。直言回復云。彼此和好多年。
並無用兵之意。是爾等同恃義之哈薩克布魯特越卡
送兵。今欲和好。先將科斯莫饗。以及西南兵隊。盡行撤去。
不得侵占內地。若論貿易。總應靜聽分界後。再照舊章辦
理。方是真心和好。我

國兵隊。捨擊鐵色克。不與你們相干。若仍暗地添兵。或寫信
與你們使臣。播詞移禍。唆誘不和。我們斷不能遽爾撤兵。
云云。信已達到。該俄仍無撤兵消息。前接明緒咨鈔奏。

內稱俄人兵隊帶領哈薩克一百餘名。執持槍矛。先後至該城卡倫內住紮。正在派員查問。聞忽爾一併撤退等語。近探得伊犁卡外俄人。有添兵之說。想移彼就此。一面假意說和。明係緩兵之計。惟是日月遠延。軍餉分毫不到。而兵勇防禦五千數百名之多。接濟口糧。餵養馬匹。車駝轉運。晝夜不休。雖已出示勸捐。又援河工之案開捐。俱不踊躍。孝脣焦舌。敢迄無應者。但願明誼等在塔爾巴哈台。早將分界之事議定。彼此撤兵。方為至善。否則實有難以支持之勢。孝惟有相機妥辦。竭力守禦。以副

聖主安邊柔遠之至意。

常清又奏。才接准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咨稱。遣

旨赴塔城。先期以待。等因。咨行前來。查上年協領哈布齊賢前
往塔爾巴哈台聽候差遣。該協領於去年旋城。十一月間
病故。現在明誼起程在途。才急宜補派熟習與地之員前
往。查有二品頂帶協領色布貞奏。佐領巴霞。人俱諳練。於
伊犁卡外地勢情形頗能熟悉。巴霞兼能哈薩克話語。現
在塔爾巴哈台防所。才卽飭令協領色布貞奏。於七月十
一日兼程前往。會同佐領巴霞聽候差委。其卡外何處有
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才前曾繪圖貼說。歷歷
可證。已咨送該將軍參贊收閱。會議之時。必能與該俄官

乎心靜氣。反覆辯論。晚諭百端。不令稍有侵占。決裂。以崇國威。而固疆圉。

伊華參贊大臣明緒。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竊。等。等於七月初四初十等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兩次寄。

諭。該國既有兵隊居住。巴克圖卡倫以外。難保不於他處。另派兵隊潛住。私置鄂博。修蓋房間。著明緒等。密為探訪。等因。欽此。等。昨准烏里雅蘇台來咨。將軍明誼。已擬於六月初間。由烏起身。前來塔爾巴哈台。等候俄使會議。公界事宜。並送來擬就詰問俄國。西志畢爾總督。任令兵隊越界滋擾情。

由仍約其迅速派官前來會議定界照會一件。屬令等明
緒會銜轉遞等因前來。等雷即加銜飭交貿易團居住
之色克德爾官轉送西悉畢爾衙門。後派章京薩勒哈春
前詣貿易團告知該色克德爾官。將軍明諒已由烏里雅
蘇台起身。不日即可到塔。該色克德爾官聞知甚為感悅。
並云將軍既有前來之信。我們大臣若知道亦必到來等
語。等前准伊犁將軍咨鈔續奏摺彙內稱俄兵猶在卡
外盤踞。而吸使哈薩克時常潛入卡倫偷竊牲畜。兼有窺
伺之事。五月十五十九兩次遣兵犯卡。查係哈薩克向串
前導。而台吉鐵色克實為禍首主謀等語。等查俄人在

伊犁卡外逞兵滋擾。現經將軍常清添兵防守。布置周密。誠恐俄人無聞可乘。必分兵隊來塔。調吸引誘卡外之哈薩克逞志內竄。緣本處城小兵單。努等即如何悉心籌畫。無奈兵不敷用。防不勝防。且伊犁正值用兵之際。不能兼顧。倘俄人來塔逞兵。實無控制之策。努等再四思維。只可豫散俄人之黨。冀以堅哈薩克內向之心。伏查哈薩克前汗爵綽坦公阿吉台吉迪納雅爾等前雖疊據呈報。均願誓志內向。不肯背順從逆。然該哈薩克等究係犬羊成性。誠恐不足深恃。是以努等昨復飭諭該汗公台吉等。令其各選精壯阿勒巴圖數百人。聽候剝調。並調該罕公台吉

等先行來城。等尚有面諭事件去後。旋於七月十五日。前汗爵綽坦台吉愛班來城。等當堂延見。據稱所有豫選之阿勒巴圖。現已備齊。何時劄調。迅即來城。不敢有悞。再綽坦等世受。

大皇帝泰養深恩。情願出力報效。萬不肯甘心外附。倘有俄人前來調唆引誘。綽坦等萬不聽從。等察其情詞。似非首鼠兩端。然亦不可盡信。等復面諭該汗等前諭。爾等各選阿勒巴圖數百人。並非令其來城助守。現在存城兵丁。尚有數千名。又有土爾泥特並蒙古兵丁數千名。僕俄國兵隊前來犯卡。足數堵禦。原恐俄人潛赴爾各遊牧內滋擾。

即可令所備之阿勒巴圖。禦侮自守藩籬。該汗聞之無任感悅。惟綽坦前遞夷字。內稱伊自咸豐五年仰蒙

大皇帝恩。准承襲汗爵。至今未領

敕書。懇祈奏請等語。等竊查於去歲接准伊犁將軍常清恭錄接奉六月二十三。及七月初十日兩次寄信

諭旨。阿勒坦沙拉久居俄國。首鼠兩端。綽坦既係冒襲。未便徑令承襲。必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方可永遠相安。欽此。欽遵行令。照辦前來。其時俄國使臣正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分界事宜。該國又派兵隊在於各卡以外。挾詐中誘求哈薩克。以致各哈薩克均懷首鼠兩

端之心。等若遵

諭旨。令各該哈薩克台吉公舉一應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查綽
坦所管之哈薩克眾多。且在北邊常住卡倫以外遊牧。因
恐綽坦並伊所屬之眾哈薩克知之解體。由此背順從逆。
勾串俄夷。不候分界議明。遽帶兵隊逼近各卡倫。所關匪
輕。是以等前已咨商伊犁將軍。或俟地界議定後。再行
遵

旨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應襲之人。奏請承襲。抑或應如何酌
辦之處。容俟咨覆前來。再行酌量具奏外。茲綽坦來城。復
面求等呈領

教書。努等視其情形似已知之。若再令混應允。又恐啟其疑心。是以面告綽坦。因爾冒襲汗爵。奏奉

諭旨。著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承襲汗爵之人。奏請承襲。該汗聞之。叩頭回稱。綽坦冒襲汗爵。仰蒙

大皇帝鴻恩。未加重譴。此即綽坦之造化。此後惟有嚴束眾哈薩克傾心內附。以冀仰報

大皇帝高厚於萬一等語。努等復諭該汗嗣後如能堅心內附。出力報效。俟地界議定後。必須據實奏明

大皇帝優加獎勵。努等賞給羊麪。令其旋牧。再努等前恐俄人逞兵犯卡。因卡處除卡官兵外。存城之滿漢官兵。僅有三

百餘人。實難應變。當經奏明飭諭土爾扈特親王台吉等
豫選精壯兵丁二千名。聽候調來城防堵。旋該親王策
琳拉普坦扎薩克台吉圖布新柯什克來城面見。努等回
稱伊等世受

皇上春養之恩。並未仰報涓埃。現已備齊精壯阿勒巴圖一千名。
僮聞俄人逞兵內竄。伊等即帶兵丁前來助守等語。努等
因該遊牧地方近在達卡。當諭該親王等。令其常派官兵
確查。如有俄人侵占遊牧地方。即行驅逐。一面呈報聽候
酌辦。並令該親王等仍回原牧。至各卡倫外住紮之俄國
兵隊。已及數月。努等不時密派委員分往各卡以外。不動

聲已。暗為查看。雖屢接據各員呈報。俄人尚無私壘鄂博。修蓋房間情事。茲據瑪呢圖千都罕卡倫官呈報。於七月十七日。偶來俄羅斯官兵帶領哈薩克約有二百餘名。攜帶礮車。執持槍矛。在卡外住紮。距卡倫有七八里。當往查問。據該頭人聲稱。卡外均係我們地方。並非你們地方。不。應查問等語。等復派章京薩勒哈春前往巴克圖卡外小水地方。面見該頭人。告以我們明將軍有信來塔。與你們大臣會議勘界事宜。你們速將兵隊撤回。據該頭人回稱。奉我們上司之諭。來此住守地方。非接文書不能退回。章京薩勒哈春復告以所有卡外原係我們地方。且兩國

邊界尚未議定。卽你們在此居住十年。將來亦不能狡賴。作為你們之地方。該頭人無辭回答。始云祈給數日限期。容候稟明我們上司。回文到日卽行撤回等語。稟悉前來。才等查該俄言詞雖順。而於撤回一節。堅以非奉伊上司文書。不敢擅自撤回為詞。揆其占踞巴克圖卡外地方。欲阻我查邊官兵之道路。將來會議時。必將我常住卡倫之外。賴為彼之地方。否則何得連年派兵來此侵占。等語。並不派兵驅逐。任其久紮。定必藉詞狡賴。現在若卽派兵嚴加驅逐。是塔爾巴哈台兵端又啟。更成不了之局。勢處兩難之際。等語。晝夜籌思。不得不暫顧全局。僅該國兵隊硬

行間進卡倫兵臨城下之時。直能束手待困。只得用兵。捷
伐至俄人現占卡外地方。不過將來與之會議時。多費唇
舌。向其以理剖別。目下只可徐為設法。羈縻。消患於未萌。
總期塔城之釁不興。以便往還。與該國行文。約期會議。迅
速蒞事。是為至幸。惟俟明諠抵塔後。才等再為面商。妥籌
辦法。該國何時派官前來會議。才等即恪遵節奉。

諭旨。與將軍明諠按照前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頒地圖。折中
定議為斷。萬不敢任令俄人侵占。更不敢致與原定和約
大相懸殊。使彼有所藉口。惟有斟酌機宜。妥商籌辦。此事
早結一日。即早免一日葛藤。如俄人稍能迴轉。即與之酌

中定議速完通案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之至意。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西南路夷匪驅逐出卡並防堵情形暨派員馳赴塔爾巴哈台各摺明緒等奏遵諭籌辦邊務一摺俄人在伊犁卡內沙爾雅斯地方多方誘款我兵未為所誘併力驅逐該夷退敗仍在卡外盤踞並有布魯特薩爾坦克在山內為之謀主著常清即飭領隊已哈善等相機防範毋稍疏忽該國頭人在各營遞字聲稱該國王已將此次滋事之人叫回治罪意欲求和已明知繫由已起乃越日所遞之字又復強橫反復且暗寄私信與良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勸其不可內

附實屬詭譎。吳常常清慮該夷假充商人。乘虛內犯。不肯將兵
勇撤退。仍飭各營加意嚴防。該將軍職任封疆。自應如此辦理。
惟此事總以速行了結為宜。前曾疊次寄諭明誼等。飭令早將
分界事宜辦結。著明誼、明緒仍遵前旨。約會俄國使臣。准照該
使臣議單妥為辦理。並著常清一體知照各城。如俄人前來尋
釁。卽以此事告知。以期速息兵端。明誼此時計已與明緒會商。
著卽妥為商酌。如俄國使臣來議分界時。卽相度事勢。按照該
使臣議單速行辦結。一切操縱機宜。朝廷不為遙制。諒該將軍
等定能仰體此意。妥為經畫也。已哈善所部將士。在西南一路
巡邊。於喀爾奇拉河續遇俄兵。接仗獲勝。並於南山灣遇賊擊

退。追逐出卡。此次該夷赴卡送兵。該國使臣未必知悉。常清以
匪蘇勒官雜哈勞滕蔽把持。屢將該將軍咨與西悉畢爾衙門
文書。擅行折閱。將續行咨文轉由塔城遞往。此次由塔城接遞
之西悉畢爾衙門回文。仍似雜哈勞所擬。常清將來文照錄呈
覽。所稱我兵首先尋釁。欺壓該國商人。並哈薩克布魯特屬於
該國等語。甚為狡措。本日已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矣。該
國住京使臣亦每自相迴護。該衙門歷次與之辯論。幾於古歎
替焦。除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轉諭該國住京使臣外。常清仍
當設法行文西悉畢爾據理駁斥。一面嚴行防範。毋稍大意。前
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貿易團俄官逃走一節。已與該住

京公使行文駁辯。並將該領事官疑懼捏詞刁難情形揭破。已
回該公使知照該領事官折回。著常清於該領事官折回時。仍
行派員保護。並將該貿易團貨物給回。以免藉口。所有屢次獲
勝之出力將士。並哈薩克布魯特等均著常清存記彙奏奏獎。
塔城卡外有俄兵占據。明緒現派員前往曉諭。擬暫事焉廉。俟
其闕卡再行用兵。並令土爾扈特王台吉等派兵巡查遊牧。辦
理均尚妥協。至綽坦冒襲汗爵。前據景廉奏明。情尚可原。曾降
旨寬免其罪。嗣經常清奏查阿勒坦父子下落。並未將前奉諭
旨聲明。復諭令常清景廉飭令哈薩克各台吉公舉一應襲汗
爵之人。原本將綽坦汗爵革除。續因景廉奏稱該遊牧人等久

奉綽坦為汗。且不肯歸附俄國。復諭令明誼所有綽坦汗爵仍
准其承襲。明誼即將常清行查塔城咨文。密行撤銷。切勿輕行
宣露。現據明緒奏稱。已將常清咨文宣示。自係尚未接奉前次
諭旨。現當用人之際。綽坦之去留。殊有關繫。著明誼。明緒仍遵
前旨。將准其承襲汗爵之諭。速行宣示。綽坦其應領勅書。本日
已飭令該衙門照例辦理頒給矣。常清現派協領色布貞泰等
馳赴塔城聽候差遣。著明誼。明緒於俄使會議違不睦。飭令該
協領等將有礙哈薩克布魯特游牧生計之處。悉心曉諭。毋令
侵占法界。

西志畢爾覆伊犁咨文

為移履事。適聞你們於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咨來文書內。責將軍違背京師議定條約。傷兩國和氣。另生枝節情由。推與我們人。我不能不可惜。查自會議分界事宜以來。我是總理郵封管理疆界之大臣。責將軍是你們總理西邊疆界之大臣。所辦之處。不能不為查看。責將軍欲占我們所屬哈薩克布魯特地方。於去年並今年曾給我國所屬之哈薩克布魯特。蘇勒坦等信字。令其背叛我國。投順中國。該蘇勒坦等皆有忠心。將信轉與我們疆界大臣呈遞。此外我們所屬哈薩克人。責將軍收留。不但不照定例。與我們送回。還教與他們侵犯我們。此可謂善待鄰邦。

之理麼。若我們這邊像貴將軍一樣。與你們顯普特索倫
錫伊察哈爾等民人這樣信字。貴將軍能看得過麼。再你
們索倫人滋事。要強占哈薩克等地方。是貴將軍給他們
曉諭俄羅斯人要占他們所屬地方。直至霍爾果斯。造此
說言。莫有聽不見的。索倫人從前與我們人取和。今因懷
讐將我們貿易。及送文書之人。路經他們地方之時。纔勒
捕刀搶起來了。貴將軍因看顧各目的人。竟然不辨。送來
文書上寫的。說此事是索倫人懷詐。作為友容。請我們客
議事。請到卡倫時。動箭射死我們四箇人。此是什麼道理。
今是誰首先動手起事。是誰先尋釁。若是我們人首先起

索。你們官等來至我們兵隊位處是客。當時起釁極容易。你們索倫人如此行詐。貴將軍為何不把他們這樣行詐之處罰辦呢。從前你們索倫兵隊幾次出卡。到我們地方。遇見我們兵隊。我們的人勸說叫他們回去。他們聽了話。回去。我們的人不能動你們的人。一指頭。即彼此不生事端。今索倫人行詐。首犯我們人。貴將軍是總理西邊地界之大臣。想是吩咐他們耶。你們人先出卡倫。不但執弓。又發給所存挂槍。揆度侵犯之由。果係貴將軍豫先謀於侵犯。以致首先尋釁。既然豫定侵犯我們之心。貴將軍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各各行大聲稱。恐出大事。纔豫先行文。

目下我纔曉得了。原來如此。貴將軍既照我們定例。我們在伊犁貿易園安靜居住。係不管疆界之人。以此恐嚇欺壓。即與你們民人傳知禁止。不准賣給我們人貨物喫食。又不准赴我們貿易園子換賣買。是以我們色克拉塔爾官聽見這箇辦法。因為不能買得用物。慮及園子所住之人。恐其餓死。就給你們營務處咨文聲明。不但你們不接文書。又向你們官大概說過。給過我國信。我們要遣人送文書。貴處索倫人不遵上司們吩咐。要殺送文書之人。所以送文書之人亦回來了。後來你們人把我們貿易園的牆。於夜間剽空。時色克拉塔爾官求貴處派兵於夜間在

團子周圓看守。並沒派來你們官。不但不去。還將差去的人。吆喝出來。是如此欺壓我們。色克拉塔爾官。由伊犁回來的。心定了。貴將軍在團子就近地方備派下人。我們人出團子。過了三四里地方。瞧見你們約有百人。把他們追趕下去。趕去之時。想是你們人把我們一箇人用力拏回團子去了。貴將軍寫的我們人出去時。留一箇人看團子。總而言之。陵辱我們人之處。皆出於貴將軍。在中國恐怕後來出事。自己承當不起。所以咨來文書。內聲言不欺辱我們的人。去了以後。並未追趕。竟說團子去的人。是買賣人。並未提及色克拉塔爾官。並兵丁。我們買賣人在貴處。

受欺辱。已經回本國。作為不知。貴將軍照看我們貿易園子房內所存物件。是貴將軍要自己站地步。把我們的人欺辱了。還將過錯推在我們身上。惟咱們兩國既行二百餘年和好之道。不能因一處疆界大臣錯誤。辦理不善。致傷永遠和好。若貴將軍欲守兩國和好。改悔錯誤。欲息釁端。貴處當一面給你們兵丁嚴禁曉諭。不出常住卡倫。侵犯我們人。一面派官往我們科斯莫鑿兵隊地方去。將我們色克拉塔爾官並屬下人等。請回伊犁地方。路上好從照應護送。日後在彼安靜居住。把我們不管疆界的人。不可教人勒捐欺壓。諸凡事件。倒要和好。照應看管我們賢

易囚子。所存的物件看守之處。暫為看守。全在貴將軍身上。為此。搦我手印咨覆。

明緒又奏。查俄人兵隊現已逼近各卡。住紮數月。例查南北卡倫。自未便飭令兩領隊親往巡查。除面屬該領隊等督飭各該管官勤加操練兵丁。不准稍形鬆懈外。等仍照例於滿營委營長之內。委派伊博圖往查南北卡倫之便。並飭順道巡查西北哈薩克邊界。復面諭該營長務須面為密飭守卡官兵等加意嚴防。並常出卡查看。有無俄人前來。並立鄂博。修葺房閉情事。隨時呈報。並諭俟至哈薩克游牧查收租馬時。儘遇俄國兵隊攔阻。祇可相度機宜。

酌定行止。斷勿遽啟弊端。

御批知道了。

甲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等劄飭李泰國赴滬。將往年款項迅速交出。如交代不清。仍應設法追繳。一面照會英國使臣卜魯古令其代為承追。由新任總稅務司赫德轉呈通商大臣李鴻章覈辦。旋據李泰國面稱。現在業經撤委。實無顏又任中華。必須趕辦回國。所有經手輪船帳目簿據及餘剩銀兩。現在俱存上海。自必遵諭統交赫德接收等語。當經臣等一面行知李鴻章查照辦理。一面劄飭李泰國赫德遵辦。至李泰國種種狡獪情形。前

已奏明在案。惟此等狡獪小人。若絕之過甚。彼必肆其反噬。前於撤退李泰國之時。曾照會各國公使。允於撤退後。酌給李泰國四箇月辛俸銀兩。現查總稅司每月辛俸及住京經費過多。且該前稅司與赫德交代亦無庸四箇月之久。且等公同商酌。在於總稅務司停用住京公費內撥給銀八千兩。另給回國路費銀六千兩。此款即在李泰國應繳銀兩內劃收。以示中國寬容厚待之意。以後李泰國有所藉口。中國即可執此為寬厚相待之據。使彼無所施其伎倆。臣等現已照會英國公使卜魯士查照。並屬卜魯士代飭李泰國與赫德數算交代。不准稍有含混。至李泰

國已於十月十三日面辭出京。聲稱到滬後算明交代。亦即回國。

御批依議。

給英國照會

為照會事。茲因前任總稅務司李泰國來署面稱現在急欲回國。所有經手購買輪船及領過輪船月款銀兩。均有細帳可稽。所餘銀兩亦尚不少。請給劉與新任總稅務司赫德面算。將來算明之後。其帳目簿據與餘賸銀兩。一切俱歸赫德經收轉繳。並令赫德出具手據。如帳有算錯。銀有未清。均惟赫德是問。如該二人有交代不清之處。並請

由貴大臣作保各等語。本爵查李泰國辦理輪船事宜。雖未能妥協。但伊在中國食俸有年。辦理稅務尚屬出力。現在到上海後。如能將輪船帳目及各項未用銀兩全數交代清楚。並無絲毫含混。雖起程回國。未到四月之久。中國亦毋庸再計月分。應在中國十月初五日。即英國十一月十五日以後。總稅務司停用。住京經費項內。撥給李泰國銀八千兩。本爵再加體恤。於所給前項銀兩外。又另給路費銀六千兩。即在李泰國應繳還中國銀數內劃收。至李泰國所稱如交代不清。請由貴大臣作保一節。查前次貴大臣照會內。有竭力襄佐。代立善法。以收後效。本大臣不

能辭責等語。貴大臣既允竭力襄佐。所有李泰國交代一事。諒貴大臣必能代飭李泰國與赫德細心覈算。不致稍有含混。除別知李泰國赫德遵照外。相應粘鈔劄索二件。李泰國交來輪船帳目。經手銀兩。大略清單一件。照會貴大臣查照辦理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再此次李泰國撤去總稅務司後。到日衙門謁見數次。詞色之間。業已神喪意沮。迨非來時桀驁情狀。唯其種種刁詐野性難馴。此次被撤回國。目必不肯承認。辦理之不善。更恐顛倒是非。處心積慮。遇事思掣中國之肘。不可不豫為之防。臣等前將此情面致卜魯古據云。

李泰國辦理輪船不善已由該使臣將詳細情形奏明本國萬不任其播弄惟前經住京之該國使臣參贊威妥瑪現回本國若中國再將李泰國辦理錯誤並一切狂妄情形函知威妥瑪知悉則李泰國回國後自更無從造言簧惑臣等查英國威妥瑪前在京時常到臣衙門會晤遇事亦時有信函來徃惟李泰國前與臣等述及與威使係屬至好與各國住京公使亦均莫逆臣等查現在各國公使頗不以李泰國為然則李泰國與威妥瑪為至好之說已屬未可盡信况卜使既懇臣等函知威使似亦有益無損可為思慮豫防之助臣等公同酌定擬一函以臣文祥出

名將李春國承辦輪船未能妥協。及其來京復種種狂妄情形。函知威妥瑪知悉。其玉卽由卜魯士處轉寄。謹照錄奉呈。

御覽。

御批知道。

給英國威妥瑪信玉

中國購買輪船一事。從前中國舉辦之初。原因兩國既經和好。卜大臣時思為中國設法平賊。貴參贊又嘗謂中國非創立新法。不足挽回從前之積習。因而本衙門與赫稅司議及外國輪船。該稅司遂在本衙門呈遞輪船應派武

弁礮手水手人等章程。其中論及武弁。應先派中國總兵官會同何總兵管理一切事宜。並論及應用中國礮手水手水師兵送藥仔名數。本衙門覈其所呈。並未議及輪船當全用外國之人。亦無奪中國兵權之意。當經奏明奉

旨允准採辦。即經劄行赫稅司。於劄內言明。將來輪船即由督撫選派將弁各等因。嗣據赫稅司申稱。購買船礮一切事宜。已行文總稅務司李在英國代辦。須另發劄文一件。俾得持以為據。赫稅司並稱。尚有應坐各船之外國武弁礮手水手人等。應支俸祿工錢各款合同。須李總稅司在選請募人之時議立方妥。當經繕劄給文。劄內言明。支發均交

該總稅司一手經理各關抽收銀數均責成該總稅司一人專理。船廠辦就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各等語。查各項合同指明武弁之俸祿廠手水手之工錢是一手經理者是。指以上各項支發而言並非別事。即一人專理者亦係專指支用一切而言並非別事。至駛赴上海聽候撥用八字。其文義更屬婦孺皆曉。剖文本極明顯之至。乃本年夏季總稅司到京呈遞申陳鈔粘合同十三條與赫稅司所呈大相歧異。數其所議即如第四條傳奉

諭旨亦必由李總稅司轉行諭知。若由別人轉諭則未能進行。若照此辦理中國為其束縛。原剖內並無此意。第五條如有

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則李總稅司未便轉諭。查阿總兵不能照辦之事。自可與中國大員相商。若如所云。則中國大員與阿總兵不能通義。必致貽誤。第十條。李總稅司應即日另文支領各員辛俸工食各船經費等項銀兩。足敷四年之用。查未歷四年。即須先領四年辛俸。中國向無此例。以上皆係種種不能照准。根由當即據理辦。另行與李赫兩稅司面訂五條。句句俱係當面聲明。並無絲毫異說。每月用款亦一一酌定。當經本衙門繕摺具奏。奉

旨准行。乃閏兩月有餘。赫稅司已赴上海。李總稅司忽將奏准之

五條皆

旨不遵。而仍將面定不用之十三條。從新提起。備令照辦。遠接卜
大臣照會。知阿總兵欲將所募兵弁遣散。是以奏明。即將
此項船隻。交阿總兵帶回貴國變價。恭親王深謝貴國派
給修好各船之睦意。并遣官員駛來中國。并謝阿總兵勞
心費力。以辦各船事件。並帶此數船前來中國。因贈阿總
兵銀一萬兩。以酬其勞。其銀即在輪船變價內付給。查李
總稅司奉副承辦輪船事宜。一切未能照例辦理。以致虛
耗中國糧餉。若係中國臣民。自應照例懲辦。惟念該李總
稅司係貴國人。自應飭令仍回貴國。中國未便再行委用。
所有總稅務司事務。恭親王已派令赫稅司管理矣。至李

前總稅司本年來京後一切情形。試為青參贊言之。查李前總稅司之在青國。並無官職。在中國充當總稅務司。既食中國之俸。即與中國屬員無異。其職分亦與各省關道相等。從前赫稅司署理總稅務司一切。謙謹自守。遇事備具申呈。今李前總稅司來京後。口稱青國欽差。向皆與彼平行。此後遇有公事。恭親王處亦可不用申陳。隨用平行書信。玉遞恭親王。當經本衙門駁回。始據換用申呈。又查伊所住句欄胡同之屋。本係上年天津威稅司來京。為其購買計房一百餘間。極為寬敞。貴參贊在京時。亦曾去過。乃伊到京以為狹小。口稱必須得一府第居住。且指明要

肅王府。或分給一半居住。如王府不能謀給。即要詹事府衙門居住。又欲將中國各口舊有輪船。歸伊一人調撥。上海常勝軍歸伊一人支發。其所用辦理稅務經費。不肯呈報細帳。其住京經費。每月索至三千兩之多。如此種種。均於道理不合。且直言中國之事。非扶制不可。此次本衙門將輪船遣回。撤去李總稅務司。此事全賴卜大臣見理明透。深願兩國和好大局。不為浮言搖惑。各國欽差亦均以所辦為是。輪船撤退。係因與中國體例不符。並無別故。兩國和好如常。彼此照舊關注。責未贊聰明過人。平情論事。遂總之餘。亦當首肯。現在總稅務司一缺。本衙門已另派

赫稅司管理。赫總稅司亦係貴國之人。向為商民所悅服。此後中外交涉事件。當更易於辦理也。李前總稅務司卸事後。念其從前辦理稅務出力。贈銀共一萬四千兩。俾得從容歸國。並以奉佈。至中國撤退輪船一切原委。業已詳細照會卜大臣查照。聞已將本衙門疊次照會。寄回貴國。想貴參贊自可覽悉也。

恭親王等又奏。據署兩廣總督晏端書奏。請將廣東紳士伍崇曜前借銀兩。由粵海關稅項內陸續給還一片。九月初七日議政王軍機大臣奉

旨。該衙門議奏欽此。且等查此項銀兩。前於咸豐八年據前督臣

黃宗漢原奏內稱欽奉

廷寄。有飭令伍崇曜籌捐之

旨。嗣因捐輸未能踴躍。因力向伍崇曜籌借。指在關稅項下抵還。許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餘萬兩等語。其時該

前督因遵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故有籌借銀兩之舉。當時原摺內並未聲明係向洋商借貸。今美領事忽有借自伊國洋行之語。伍崇曜又有向領事商酌歸還之語。皆屬事後之詞。若謂借洋人勢力以索債。伍崇曜乃衣冠中人。其有人心。斷不至此。似可姑置不議。總之此款毋論借自何人。皆宜早為歸結。

惟原案必須理清。則辦法方不至歧異。查此案前奉

諭旨。勸令紳富捐輸。黃宗漢改為籌借。並飭海關發給印票。已與

原奉

諭旨不符。况係粵東自借自用。尤未便於關稅項下動支彌補。近
來各省軍需。皆由用兵地方大吏督飭紳富捐助供給。粵
東近年亦然。此款未便獨異。伍崇曜以粵省富紳。疊膺保
薦。加至布政使銜。受

恩深重。自當念切時艱。竭力捐助。以為商富之倡。且等公同酌議。
此項本銀三十二萬兩。同原議應貼半年息銀。應由廣東
現任督撫。飭令紳士伍崇曜先行倡捐。並於通省商富內

勸令一體捐輸歸款以仰副原奉

諭旨之意方為正辦其逾期息銀即責成伍崇曜設法籌補務使
伍崇曜經手之款不致虛懸無著聞該紳素稱急公自必
力能籌畫仰慰

宸廑相應請

旨飭下兩廣總督毛鴻賓著廣東巡撫郭嵩燾督飭伍崇曜妥為
辦理以期迅速清款所捐銀兩並准其照軍需成案請獎
以示鼓勵再此摺係會同戶部奏議合併陳明

御批依議

丁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貴州田興恕殺害教

民一案。辦理將及兩載。上年法國使臣哥士者在京疊次照會。請將田興恕戴鹿芝趙長三。論抵_臣等以中國之法。必須情真罪當。既有首從之分。又有減免之例。斷難由京。憑空擬議完結。雖經奏請將田興恕調離黔省。聽候查辦。並力與哥士者援例辯駁。而該使始終拗執。正在往復爭論間。適於今春新換公使柏爾德雷到京。力催前案。聲請立定主見。另單開載五條。大意歸重田興恕。次及戴鹿芝。其條款較前公使為簡。其情詞較前公使更堅。_臣等以殺人者抵。固屬中國定章。遂

恩減等。亦係中國通例。事雖中外交關。而憲度著明。不容絲毫出

八惟田興恕所犯各款。無論將來如何定罪。然事閱兩年之久。田興恕赴川赴黔。迄無定議。此案未經訊辦。不獨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卽中國亦無此辦案之法。臣等因於本年四月內奏奉

諭旨。將田興恕革職拿問。交勞崇光。張亮基等在黔審辦。由臣等通行川黔兩省承辦此案。各大員遵奉施行。仍一面玉致勞崇光等。迅將此案秉公辦結。毋再稍有遲延。茲據勞崇光等來函。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主教允致相公使信玉。大意不願田興恕再回黔中。至商以照例減等。彼亦頗知中國律例。其於賠償一層。亦頗為著意。臣

等於接信後。當將胡縛理原信送交法國公使去訖。旋即
該公使辯論。告以中國定例。罪犯逢

息即應減等。田興恕罪名業經疊逢

恩詔。至重不過逢戍。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田興恕既已到
川。祇宜在川就辦。不可再令回黔。但田興恕自拏問後。依
然在外逍遙。與無罪人無別。雖奉革職拏問之

旨。並無審訊羈禁之實。無怪本國人皆謂中國官員始終無辦此
案之意。為今之計。如不將伊監禁。礙難空言完結等語。臣
等查革職拏問之員。本不應出入自便。田興恕各案均尚
未經訊結。予以羈禁。亦與中國之例相符。惟田興恕原係

調赴川省查辦之員。嗣因拏問飭回黔省訊辦。今柏爾德
密以此案礙難空言完結。亦不願該革員回黔。致添枝節。
相應請

旨飭下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即將該革員田興恕查
提到省。照例羈禁。仍由勞崇光張亮基在黔省秉公查辦。
按律定擬。並將賠償一事。酌定辦結。迅速具奏。請

旨遵行。

恭親王等又奏。再臣等伏查殺戮無辜。罪原應抵。惟田興
恕係曾任大員。雖另有被參各款。其罪名輕重。尚在未定。
若竟因此案予以抵償。實於體制有礙。但事涉外國。僕我

專以體制為言。則彼之無辜被害。必更以該國體制相爭。愈致激為固結。不可解之勢。是以臣等先請將田興恕撤離黔省。以免再動殺機。一面奏請

欽派大員查辦。仍疊次密為玉致川黔各大員。令其妥為設法。必須於無可解免之中。求一顧全大局之計。即如從前黔省主教胡縛理所陳各條。經臣等一一指駁玉寄。俾川黔各大員得所藉手。前後往返玉高。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試以此事關係人心。

國體。不敢不竭力籌維。正與該國公使哥士者辯駁。適接辦公使柏爾德密來京。臣等以新舊交替之間。正可乘機挽

轉不意柏爾德密深沈堅韌與哥士者之肆意咆哮虛聲
恫喝大不相同而述照會詞意均屬決絕臣等意其由法
國而來早有成見恐成牢不可破之局並有英國卜魯士
從旁助勢明言各國聯為一氣直欲假公造孽以逞其私
當經臣等將實在情形並該公使所遞五條具奏請

旨將田與租革職拏問以紓其勢惟查該公使所遞五條萬難允
准而此案係由虐殺教民而起該主教胡縛理尚在黔省
復經玉致勞崇光等屬其妥為開導仍冀繫鈴解鈴以為
釜底抽薪之策旋據勞崇光等以該教士銜恨次骨情形
決絕答覆復經臣等玉屬再行婉為開導計玉尚未到現

接來玉。據稱胡總理固執成見。謂相公使說早已成鐵案。無庸再議。迨反覆開導。並令素所佩服之貴筑縣令蔡興槐。及延致素有身家之內地教民。暗為疏通。近來該主教口氣漸活。似可造成完案。因令玉致柏爾德密許代解遞。隨據將信玉送到。並譯鈔信彙一紙一併寄呈。仍請臣等與柏爾德密婉商等語。臣等接信後。當將胡主教致相公使信送去。一面閱其鈔。未譯出信彙內有可使戍邊之語。惟不願令田興恕再回黔中。臣等以信經繙譯。未敢遽以為憑。然此玉係由臣衙門轉寄。諒該公使必謂臣等已知消息。因於晤柏爾德密時。直詢以胡主教信內何語。該公

使即以信內敘述此事。仍未辦理答覆。並催速辦。經臣等令將此信譯出送閱。旋據將信譯送前來。臣等公同閱看。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寄之案多不相符合。惟不願田興恕回黔。意則相同。而尤諄諄於賠償一事。且等從前援引中國違

恩減等之例。極力剖辨。該公使等總以代為開脫為疑。殊不知此實係刑例所載。雖官犯向係聲明請

旨。而斷案者亦不敢不據例援擬。勞崇光等信內。僅言已與該主教婉為商酌。而援引例意之處。尚未明顯。因就其原信之意。將例意切實透發。搗信與柏爾德密閱看。動以利害。並

加以勸導。該公使始仍決絕。繼漸活動。臣等當即來機告。以照此來信。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援免。即可立結。自可毋庸監禁。以免稽遲。據該公使覆稱。田興恕革職。拏問一節。已經告知本國。此時拏問之人。並未監禁。即拏問之事。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復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以便寄知本國。即可辨結等語。臣等以其言高近理。窺其意。緣恐當下彼若應承完結。而此時該革員並未收禁。即擬遣戍。亦需時日。萬一洩恨。再虐教民。更難收拾。且恐從前該國已知有擬抵之說。未便擅專。但能將該革員監禁。則拏問確有實據。藉此報知本國。即可來風轉舵。俾傳教中國。

之人得有顏面不致再向本國噴有煩言。臣等正在籌商
閒。適晤英美兩國公使。彼等均經提及此事。代訴柏爾德
密為難之處。與臣等所料柏爾德密之意相符。近日各國
聯為一氣。公事均通消息。此案臣等未向英美公使提及。
而該公使等均已先知原委。大約柏爾德密欲通融完案
之意。似尚非虛。即可乘此機會。迅速辨結。以免遽延返悔。
是以擬照所請。即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羈禁。一面仍由勞
崇光、張亮善妥為擬議完結。臣等於此案費盡唇舌。得此
一綫轉機。原非意料所敢期。第文移往返需時。而外國情
性無常。有無更變。雖不可知。但能迅速辦理。不使另生枝

節。或可於事有濟。惟臣等前致勞崇光等原係密玉。此次胡縛理信內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信。屬令曲為開脫之言。緣教民隨在多有。機事防不勝防。現奏摺內未便詳細聲敘。謹具密片附陳。俟奉有

諭旨。祇將正指鈔交。摺內未盡之意。惟有再行設法函寄。並屬慎之又慎。茲謹將勞崇光張亮基前後公玉二件。譯寄胡縛理信案一件。柏爾德密另譯胡縛理信案一件。臣衙門仿照勞崇光等玉信一件。一併鈔呈

御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

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尙擬完結。以免異議。一摺。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前經降旨。將田興恕革職。擊問。仍交勞崇光。張亮基。在黔審訊。乃事閱兩年。此案尙未經訊辦。田興恕赴川。赴黔。亦迄無定議。茲據該衙門奏稱。接勞崇光等來玉。以此案已與該處主教胡縛理商酌。該教主允致柏爾德密信玉。有可使成達之語。惟不願田興恕再回黔省。似尙知中國辦案。不能違例科罪。又經總理衙門與柏爾德密重加辯論。將中國定例及田興恕屢違恩詔。應行減等。並其罪名出入輕重。必應按照定章辦理各節。與之再三曉譬。始據該公使聲稱。祇求就近在川訊辦。但田興恕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

照會寄知本國。即可完結等語。田興恕係奉旨拏問之員。無論在何處查辦。總應照例先行羈禁。若令在外逍遙。不惟無以服外國人之心。即中國亦安有此辦案之法。著崇實駱秉章接奉此旨。即將田興恕設法查提到省羈禁。毋令疑懼逃避。致可以照中國律例完結之案。又坐杖節。轉成不了之局。田興恕到省羈禁後。即著崇實駱秉章迅速奏報。勞崇光張亮基懷遵疊次諭旨。速將此案即在黔省秉公查辦。按律定擬具奏。以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住京公使。迅速了結。如不能將田興恕設法羈禁。或致令疑懼逃避。滋生事變。惟崇實駱秉章是問。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摺一件。均著鈔給閱看。總之此案雖係中外交

涉。不能不持情法之平。如能照外間主教及住京公使所議。按照中國律例了結。將來不致物議紛起。人心不服。則各該省教士即可永遠相安。所以保全中外大局者甚大。惟在崇實等體察妥善。迅辦。至此案無論已結未結。均不准稍有傳播。致令不知輕重之人。造言生事。貽誤大局。如稍有傳播。亦唯崇實等是問。慄之慎之。

又

論今日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貴州教民一案。辦有端緒。請將田興恕就近羈禁。問擬完結。並將勞崇光等鈔寄胡緝理信彙。柏爾德密譯送胡緝理信彙等件。鈔錄呈覽。業經密諭崇實。賒

秉彜營崇光張亮基設法先將田興恕就近在川省羈禁仍由
勞崇光張亮基妥為擬議完結並由總理衙門將一切原委專
函附致矣。此事柏爾德密接到胡縛理信云總理衙門向其
詢問內有何語旋據將信彙譯送係將田興恕減死遣戍等事
均推柏公使主持與勞崇光等譯寄之彙不符惟不願田興恕
回黔意則相同。復經總理衙門將勞崇光等原函援引例意之
處代為切實透達並告以田興恕屢次例應逢恩減等照此來
信將田興恕發往新疆不准援免案可立結該公使意漸活動
惟稱鞏固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
會。寄知本國即可辨結。數其前後情節柏爾德密所稱不願田

興恕回黔。但願將其就近監禁。以為擊問確據。報知本國。即可通融完案等詞。尚非虛假。似此辦案。既合中國之例。又得情法之平。斷不可再事遲延。致有藉口。本日已密諭崇實。路秉憲。將田興恕設法就近在川羈禁。著勞崇光。張亮基。一面將田興恕虐殺教民。及被奈之案。迅速妥為定擬。援引律例具奏。以服中外人之心。毋得稍有推諉觀望。或致事機中變。總理衙門密片一件。著鈔給勞崇光。張亮基閱看。再此次胡縛理信玉。竟有傳說接到都中密寄各件。均屬未能慎密。此旨及鈔寄密片。祇准勞崇光。張亮基親自拆閱。此外雖委辦此案之員。亦不准一人與知。將來完案時。此二件毋庸覆奏。以免秉筆者洩漏。並無庸

錄寄川省。致有傳揚。僕機事不密。惟勞崇光張亮基是問。

勞崇光張亮基公函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六月十九日黔字第二號鈞函。誦知崇光前在遵義途中所上一書。已經遞到。蒙諭以法國相公使前讀明降

諭旨。月餘以來。迄未一提。似乎其氣稍平。飭再向胡總理委婉開導等因。仰見王爺愛惜人才。保全

國體之至意。曷勝欽佩。崇光等自到黔以來。屢次與該主教接見。禮貌言詞。皆極為恭順。商及此案一切枝節。皆尚可通融。不至始終固執。惟一語涉及田提。則物然變色。無論

如何開導。如水投石。漠然不動。初尚以死者含寬為詞。迨與之反覆辯論。則答以應由法國公使作主。伊不能作主。或答以總理衙門自有辦法。伊不敢與聞。又派委員與之閒談。探其口氣。亦復相同。皆由數年以來。田提欺陵太甚。黨惡諸人。又助虐太甚。伊萬不能堪。銜恨次骨。以致如此。察其情形。甚為決絕。萬難轉移。據該主教言。柏公使與總理衙門往來照會。及原遞清單。皆已由柏公使飛函鈔寄到黔。直以照覆之文。為覆准憑據。認為鐵案。其所以月餘不提者。蓋謂已有成說。無庸再事多言。並非懇勸也。中國大員。為外國一教士議。抵誠於體制非宜。然該革員妄殺

多矣。且其逸樂荒淫。貽誤軍務。抗違

諭旨。罪案不可枚舉。今若於教案著一輕筆。而坐重貽誤抗違。從嚴定讞。似尚名正言順。無傷大體。儘勉強周旋。到決裂之時。再為收拾。轉恐益添支蔓。更於

國體有關。至黔省士民。除同惡相濟之冷起儒趙國霖等數人之外。大都有怨訕而無愛戴。亦似可毋庸慮及。該革員於崇光為同鄉後進。於亮基為舊部偏裨。平日皆深愛其才。儘可周旋。豈肯不力為保護。而其勢有必不能委曲求全者。實亦無可如何之事。至該革員已赴川省。斷不容再令折回。前已據實奏明。不識能仰蒙

俞允否。專此肅履。

勞崇光張亮基公玉一件

敬肅者。七月十五日。接奉諭。旨。商辦田提罪名之事。當於二十日肅箋奉覆。由驛馳遞。計已得達鈞覽。先是胡縛理固執成見。百折不回。直謂柏公使所遞說單。已成鐵案。斷不能移動。崇光等無可如何。不能不將實在情形縷析奉聞。前玉已發之後。崇光等復再四籌商。事關一品大員罪名出入。且關中外交涉。雖明知斡旋甚難。而不得不於無可設法之中。強為設法。察看胡縛理詞語。雖甚斬截。而禮貌恭順。心氣和平。姑再與極力開導。縱不能挽回。亦斷無

虞決裂。萬一稍有轉機。可以保全。一有用之人。留為
國家出力。可以仰慰王爺顧全。

國體愛惜人才之至意。裨益良多。因又連次接見該主教。反
復開導。百端曉譬。無義不按。又因現署貴筑縣蔡興槐。端
重安詳。官聲素好。向為胡紳理所佩服。飭令常赴天主堂。
於閒談之時。向該主教便中隨時開導。又經蔡興槐於內
地教民中。訪得有身家知大義者數人。選至署中。待之以
禮。託令暗地疏通。近數日以來。口氣漸活。竟幡然大有轉
機。可以達成完結。崇光等即飭蔡興槐亟來其機。催令作
書。飛致相公使。懇切進言。並許其代為發驛馳遞。該主教

欣然樂從。茲將書信送來。特因奏事之便。附寄台端。敢懇
王爺飭交柏公使收閱。佛蘭西風俗。主教最尊。胡縛理既
肯通融。柏公使得信後。或即肯照辦。亦未可定。仍望王爺
迎機開導。設法維持。是所切禱。蔡興槐託人將原信索鈔
來。附呈鈞覽。所寄之書係番字。此其革創原底也。應賠銀
兩。青岩一案。照哥士者原議。給銀六千兩。開州及省城之
事。照柏公使所議。給銀六千兩。共銀一萬二千兩。而黔省
經費萬難。一時實無從善措。已與該主教議定。於結案之
後。展期三箇月。候川餉解到。如數撥交。開州現有軍務。戴
鹿芝候賊退後。再令交卸。該主教亦已面允。知關廩注。並

附及之。

勞崇光等詳寄胡縛理信彙一件。

再者前日所來之信言田興恕既已到川即不必回黔乃係實在情形。然未及詳言恐貴爵尚未周知今特略言一二。此事實因田興恕奉

旨之後。矯不赴川。即屢屢責成韓撫。而韓撫既不能查辦。又不能使行。實無能為。既而京城皆知韓撫之無能。川督亦知韓撫之無能。是以欽奉

諭旨。將此事專飭四川總督將軍辦理。彼時川憲亦直任不辭。實屢次行文催田赴川。而黔中又奏留不休。直俟張欽憲到

黔始想法使其起行。其間剛柔相濟。全無不動聲色。即使其俯首聽命而去。老封疆運動之妙。自爾與人不同。及勞欽憲到黔。遇田於半途。仍催其速行。並將其平日信任羽翼。陸續參辦。訪求民隱。洞悉利弊。並使責筑縣蔡令代教。中刊刻告示。剴切曉諭。不但教民心服。合黔百姓。皆引領而望治焉。今忽又奉

廷寄言仍着田興恕回黔。竊意降此

諭旨之時。內中必不知田已經赴川。因

命兩欽憲就地辦理。川督將軍因此將計就計。交還黔省。無非為前此黔撫無能。故歸川辦。如今黔省有兩位老封疆。黔事

何須川辦。因此推回貴州。此必不出乎意料間也。然論理固是如此。而事有權變。有時勢。亦有情節。尤要顧

國家大局。百姓大局。並和約大局。均須隨時體察。不可固執成見。僕曰。此刻仍在黔省。或已行而未出境。責成勞張兩欽憲辦理。固自不難。彼既能摘其任。速其行。尤能使其不動聲色。自不難殺之。使不及知覺。亦無難執之。使明正典刑。但彼已在川省。則事實不易。此時要其回黔。將囚而解之手。抑仍使其帶兵練而回手。欲囚而解之。則川督將軍。恐不能使其束手就縛也。欲使其帶兵回黔。則事機不密。彼亦何難心懷叵測。反多

國家以南顧之憂。由此推之。恐有不止此者。此曰之斷斷不
可回鑒也。何如暫使戍邊。相機而行。乃為兩全。揆之中例。
有殺之三。卽有宥之三。揆之教例。卽其人罪大惡極。或臨
終。或臨刑。痛悔改過。亦赦全大赦。中國如有寬容之意。我
亦須有體恤之情。但此係公事。本主教例不干涉。請貴爵
三思奏明定奪。

柏爾德密譯送胡辨理信彙一件

敬啟者。所有此間查辦教案情形。可以一言盡之。無論各
官如何極口應承。總歸於不辦而已。前數日據伊等聲稱
現已奉到

上諭。著田興恕等問到省。當又聽人傳說。此間大吏。接到京都寄來密信。屬伊等務須設盡方法。曲為開脫。勿使田興恕首領莫保。其意以中國官員。因殺外國人。遂致抵償。殊覺敗名丟臉。且以此次果能保全田興恕。以後如有此等事件。即可援照此案。毋須抵償。是以伊等昨來商懇。本主教可以願意。自行奏請我大皇帝。恩准田興恕免死。祇令永遠充軍。本主教當經應答。實在本主教至今並未問及田興恕必應抵死。據本主教之意。不惜盡力所至。冀我大皇帝減免田興恕一死。無如此案應若何了結。非本主教所得

主持。况中國

大皇帝

諭旨。列示田興恕所犯之罪。十有九分。為關繫中國。

國家之事。即我國大皇帝萬一許免此案之罪。而在中國

大皇帝前田興恕罪狀依然重多。並告以本主教不能在諸位當

面允許。依照來意。函致我欽差大臣。一面又另函知會。為

此反覆之事。本主教所能函請者。惟乞欽差盡其權力。設

法攔止田興恕再回貴陽。一因此地有甚多游匪。現由田

興恕給資奉養。不過數日。前張亮基署內。盤獲田興恕遣

來探事奸細。二則田興恕自如奉

旨。拏問罪應論死。如至貴陽審辦。勢必率其所養亡命之眾。揭竿

而起。凡此可慮情形。皆由心懷不善之員。暗中資助田興。怒。先時田興怒隨身所帶。不過四五十人。後得眾劣員源源接濟。遂益招聚悍丁。其毒備將來逃罪之意。於此已可概見。故必陳明欽差。請即出力裁處。萬萬勿任田興怒同至貴陽。如聽其再來。則此案必定全然決裂。最好押令到京。斯為妥善。本主教處此如能得有免罪之方。自無不可。曲從。但此案非獨本國如此辦理。無論何國。凡有大臣住京。遇此等兇狠素情。必且十分重加其罪。我大皇帝深知本主教願免為仇者罪名。本主教表明已經數次。惟我大皇帝不能忘中國官員。構成此案。當其時兩國和約之墨

跡未乾。且我國方遣兵勦亂賊。以衛中國疆宇。乃貴州官員。即趁其時。以慘殺相報。似此情罪重大。我大皇帝斷不能稍加矜宥。煩當事諸位。分別此案有關繫法國。有關繫教務。在奉教者處。此原可免議。至我法國。如果亦能寬免。本主教甚為欣幸。但本主教若肯欺蒙諸位。即不妨滿口應許。謂可有此盼望。日昨面覆伊等之言如此。竊思此案經貴大臣議定辦理條款。如能照辦。不但毫無妨礙。即此間居民。亦望按照條款。速將此案了結。雖至今未見有所賠償。而該地方官。日日勒索從前滋事在案之人。繳出銀兩。並波及事外無干之人。亦皆備罰無遺。所有案內諸

人。日昨來此。懇將應賠之款。即交本主教手收。免致差役
耗費。本主教回以此項不經該處官員。本處未便接收。至
此間各員惟臬司陸傳應尤極意撓阻此案。不使辦結。此
人在本主教前雖加倍禮貌。然其心叵測。實屬詭計多端。
現在勞大臣備有極好告示。專為保護天主教人。想不日
即可貼出。刻下正在刊印也。謹此縷陳。伏惟鑒察。

仿照勞崇光張亮基正信一件

敬肅者。前奉諭旨。承屬迅速辦理貴州一案。並錄示法國
照會另單等件。均已謹悉。法國公使之意。無非仍欲將田
興恕問抵。查田興恕擅殺文乃耳。孟浪處浮。不知中外關

繫情形輕重。誠有應得之罪。但勞崇光等自入黔後。細加
詢訪。田之此舉。亦因年少武夫。誤聽人言所致。並非有意
與教士為仇。律以中國法例。其罪亦係誤殺而非故殺。誤
殺之罪。例與故殺不同。况自咸豐十一年後。三次恭逢

恩詔。凡在

恩詔以前。犯事者無論官民。均准減等。田興恕即罪在大辟。照例
亦應減等。且素聞教中之例。其人即罪大惡極。苟能臨刑
痛悔。亦即予以生全。是田興恕按之中外各例。均可貸其
一死。近與本處主教等據實開導。該主教亦深以為然。但
期日後不致生事。得有賠償。即不刻求。已允寄信與住京

公使。並將信譯出呈閱。崇光等查此事既經中外意見相
同。諒柏公使銜命來華。位尊權重。果肯將此案照外間與
主教所議。通融了結。則各省士民間之必深感服。決不再
與教士為難。而教士之在中土者。可期永遠相安。是柏公
使一言。保全田興恕尚小。而保全各省教士甚大。聞柏公
使素稱明允。必能洞悉此情。仍乞王爺再為熟商。擇善而
從。勿拘成見。若柏公使必欲按前單辦理。民心萬難平服。
隱患實屬無窮。即如昨奉到明發

上諭。將田興恕革職拏問。

諭旨內多列田興恕另款罪狀。並未專致教案。而民間議論沸騰。

萬口洶洶。皆謂係專為教案而起。現僅將田興恕革鞫。民情已大不服。若不按減等之例。一旦明正典刑。則民心怨毒益深。勢必激而生變。將來向教中尋仇。為田興恕報復。其決裂情形何堪設想。崇光等聞上年湖南拆毀教堂一案。起釁即因風聞欲置田興恕於死地而起。蓋田係楚人。故楚人聞之。益不能平。由此以觀。若照來文辦理。非特黔民憤恨。楚人亦必大譁。各省人民聞風興起。到處齊心。與教士為難。欲盡治以官法。則誅之不可勝誅。教士身受禍災。官吏羣馬束手。彼時即將各省官員吞革一空。亦復何益。况該教中咸願通融完結。不事刻求。若崇光等故違其

意必令引領受戮。致令羣情忿激。伏一將不報復之根。設或另有疏虞。彼時教中人必歸咎於辦案者之不為通籌全局。崇光等忝任封圻。奉

旨專辦此案。不能不計長久。為中外謀永遠相安之道。故敢直言無隱。若以崇光等之言為不然。則將來不能相安。彼時即責崇光等以辦理不善。崇光等亦不任受。至柏公使若慮寬田興怨。後人心無所畏懼。虐害教士之案必更加多。查各省人民之與教士抵牾者。皆因不佩服彼教之故。今柏公使若有此寬大之舉。人心既深感服。則仇殺之事斷可決其必無。以上各情。崇光等衡之中國律例如此。揆之於

省民情又如此。不敢不據實奉聞。為中外相安地步。似可開誠布公。與柏公使切實直言。此時換約已久。彼此情好日篤。迥非十年前八月前兩相疑忌情形可比。似柏公使亦未必過於堅執。惟田興恕所殺有外國之人在內。若竟照疊達

恩詔之例。予以減免。恐無以對外國。崇光等公同商酌。田興恕亦祇能減死罪一等。當從重擬。以發往新疆充當苦差。不准援免。並永不敘用。將來老死戍所。亦與仗法市曹無大區別。而中國紳民亦無可藉口。如此辦理。庶持情法之平。不致再有後患。至於賠償等事。雖庫款支絀。亦必竭力籌維。

尚不難於完結也。謹將譯出漢文信彙錄呈賜覽。諸望酌
裁示下遵辦。專肅上覆。

算解夷格始末卷之二十一